

名家集

恭请牢记

杨少衡 著

作家出版社

恭请牢记

杨少衡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恭请牢记 / 杨少衡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2

(名家小说集)

ISBN 978-7-5063-9380-5

I. ①恭…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2138 号

恭请牢记

作 者: 杨少衡

策 划 人: 杨晓升

责任编辑: 张 平

装帧设计: 薛冰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185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11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380-5

定 价: 4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短篇小说 / 1

恭请牢记 / 3

坐立不安 / 28

酒精依赖 / 56

酒精测试 / 76

一〇八号文件 / 96

中篇小说 / 123

猴有一个梦想 / 125

疑点重重 / 205

祝你幸福平安 / 273

短篇小说

// 恭请牢记 //

邵坤副省长明日驾到，关之强决定“走路”。“走路”为本地土话，其“走”读为“找”，并非指徒步行走或者不慎迷途，其意思接近于“落荒而逃”。

关之强向市长请假，说要到高速公路指挥部去安排一下。市长说去吧，明天傍晚前赶回来，参加向省长汇报。关之强说情况不太好，他还是盯在指挥部比较稳当。汇报会就不一定来了，有书记、市长汇报，有市里头头脑脑陪着，还有那么多中

层干部与会，济济一堂，已经够热闹了。

“七巨头到场，”他开玩笑，“不缺关老八一个。”

关之强在政府班子里排第八，为本市一位市长七位副市长的最末一位，所以市长们打趣时管他叫“关老八”。关之强自嘲说，他主要是姓不好，他这个“关”上下有八，所以注定是老八的命，想排个老七都没道理。

市长却不同意关之强请假。市长说，邵省长难得一来，在家的市长们都应参加汇报会，出差在外的还得尽量赶回来，怎么可以跑？关之强说，非要他赶回来凑个数当然也可以，但是他真有些不放心的，他担心邵省长这回来者不善，就冲着高速公路。比较而言，让他待在指挥部以防万一，可能更好一些。

市长沉吟片刻，说：“也好，你看着办。”

关之强立刻“走路”，落荒而逃。当然也不能止于逃跑，他也得随时掌握动态，才能有备无患。上路前他做了安排，让李健留下来，守在市里。李健是政府办副主任，跟随关之强工作，关之强下乡上工地，通常由他跟着，这一次留守，别有重任。

高速公路指挥部驻地离市区有百余公里，路况不太好，轿车得走一个半小时。在车上颠到半途，关之强接到了张涛的一个电话。

“老关你怎么跑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关之强说哪里呀，工地上有些事急，一旦出问题不得了，所以不是逃跑。

张涛发牢骚说：“你关老八跑得快，把个大省长留给我们受用。这么干可不行，再怎么说也得同甘共苦。”

关之强笑，说：“我是把机会留给别人，让你老人家好好关心一下领导。”

张涛说：“瞎话。别让该领导太关心就谢天谢地。”

两人都笑。

张涛主管财政，当年关之强跟他在同一个县班子里共过事，彼此熟悉。张涛提得早，在副市长里排名靠前，财权在握，举足轻重。他打电话找关之强，是想商量一笔公路贷款的事，知道关之强在路上，他说：“行了，先对付省长，完了咱们再说。”

关之强关了电话。他在那一刻感觉兴奋，带挑战感，有些莫名其妙。关之强想起古时候一位很著名的乡巴佬，该老乡在一株树下拾到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因为一个什么事奔跑，慌不择路在树干上撞昏了头。此后，该老乡每日兴致勃勃地守在树下，准备再拾一只兔子回家清炖，因此有了“守株待兔”这一段佳话。

关之强与张涛在电话里谈论的所谓“关心领导”需要做点解读。一般而言，上边有大领导来，下一级的小领导们总是很自觉地簇拥过去，即所谓“关心领导”，这种“关心”于礼节于沟通而言都还是需要的。但是特殊情况也有，例如邵坤副省长就比较特别，碰上他倒也不见得都要四散而逃，主动凑过去却不一定是上策。邵省长是常务副省长，又是省委副书记，位置特别重要，该领导个性鲜明，作风硬朗，眼光敏锐，记性还特别好，谁要是一不小心让他逮住，多半有苦头。这方面有一些经典传奇。

据说有一回这位大领导到一个县级市调研，当地主官做常规工作汇报，大小数十干部与会。大领导听了几句汇报就让小领导住嘴，说：“别给我念稿子，用自己的话说。”小领导额头上毛毛茸茸即渗出一片细汗。那种场合当小领导的离开稿子很难说话，因为给大领导汇报不是吃饭劝酒讲段子，那很严肃，牵涉到给领导留下什么印象问题，开不得玩笑，总得一二三四一套一套有理论有实际有观点有例子，没有几十张稿纸搞不下来，又有谁能把几十张稿纸都背个滚瓜烂熟？偏偏这位大领导不喜欢听人念稿子，哪怕你抑扬顿挫、深情朗诵那般也不行，他就要你说，考一考你的背诵功夫。你要是情况掌握不好，或者反应迟钝，你就只好出丑吧。那一回撞到省长枪口上的小领

导经验不足，水平不够，省长让他弃稿汇报，他结结巴巴说上两句，感觉有些紧张，情不自禁又低下头念稿。省长当即敲桌子，说：“把稿子给我，我帮你念。”真叫人无地自容。

类似事情颇表现邵省长风格。省长当然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骇人，这位领导颇亲民，经常下访，足迹遍及城乡各地，对下岗工人、孤寡老人和贫困山区农民关怀有加，对级别相对高一点的官员也注意掌握分寸，不至于当场没收稿子让人下不了台，但是该打就打，从不计较是否让人难堪。有一次省里开会讨论扶贫问题，一位设区市分管市长说错了一个数字，邵坤副省长一摆手问该同志的秘书叫什么名字，说：“你没有错，是你的秘书错了。”体谅备至，却让人尴尬到家。

所以，对这位大领导不宜多关心，尽管他非常值得关心。

二

关之强到了高速公路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工地旁的一个小村子里，使用一座旧日粮站的库房。关之强到达时，旧库房外的晒谷场上已经黑压压停着十数辆小车，市、县、乡镇头头，有关部门领导和施工单位各路诸侯汇集一地，恭候关副市长光临。

关之强开了个紧急现场会，主要干一件事：让与会各头头

调集力量修路，不是修高速公路，是修进出高速公路施工现场的通道。关之强要求，把能调集的人员和施工设备全部调来，能调多少调多少，把力量集中到这一带，用两天时间，务必把有关通道上的主要破损尽数补上。这些通道的主体为省道，也有部分是县道、乡村道，因为高速公路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高密度使用而到处破损。此前已经进行过一次大整修，也是关之强亲自组织的，现在他又来了，让大家再干，狠干。会上关之强让大家谈问题，提到的几乎全是经费不足。

“钱我来想办法。”关之强说，“首先我要看你们怎么上。”

处理完辅助通道事宜，关之强又专程上了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这里的施工队伍比较专业，场面比较宏大。关之强让随员注意看表，测算从指挥部到附近几个工地的时间，在工地上来回跑了两趟，一心一意琢磨。没人知道他在筹划什么，他也什么都不说。末了他指着一个山头，确定此为重点：“我估计就是它，八成把握。”

这山头属于要害地段，正在挖隧道，从山两头往里打，总工程量完成未及一半。关之强亲自钻隧道，隧道里轰隆轰隆响着空气压缩机的吼叫，洞底有水，通道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一些水洼处铺着模板。施工队长说，这个洞打在岩石层上，岩石特别坚硬，施工强度大，地质情况却也比较稳定。关之强领

着一行人蹚过泥水，踏过模板一直走到洞尽头的工作面上，用了二十分钟，关之强表示满意，说：“这个时间合适。”

他提了一个要求，让施工单位调设备和人员加强这个点的施工，必要时，暂时把隧道另一头的挖掘停下来，集中力量到这边打。施工队长面有难色，说洞里空间太小，人多了没用，摆不开。关之强不听，说：“没叫你总这么干，需要的时候就得这么干，别让人看你这里稀稀拉拉不像个样。”

他左看右看，没挑出什么毛病，便摇头。

“有那么简单吗？那么简单？你们说。”

没人接茬，大家面面相觑，没有谁知道关副市长讲的什么事。

关之强领着大家从洞里走向洞口，一路考虑。到了洞口时，他把头上戴着的安全帽摘下来递给随员，忽然灵机一动点了点头：“有了。”

他让施工队长准备一把剪刀，说时候到了有用。

当晚，关之强在指挥部过夜。第二天一早，高速公路沿线各有关地段全面升温，按照关之强的部署高速运转，关之强坐镇指挥，全力督促。

李健打来电话，报称邵省长已经到了，定于当晚开会听取汇报。关之强颇感叹，邵省长果然有风格，下午到，晚上加班

开会，就这样，爱你没商量。李健还跟关之强说了些细节。李健跟随关之强有些时间了，知道关之强的特点，清楚他关注什么，包括细节。李健说，省里只来了四个人，两部车。晚间，书记市长陪邵省长一行吃饭，接风晚餐安排葡萄酒，省长没动那酒，让沏一杯茶，就用茶跟主人碰杯。邵省长看来喜欢喝茶，他拿那杯茶不光碰杯，他真喝。服务员不停地给他续茶水，他就不停地喝，还对市长说：“这茶不错。”

关之强立刻吩咐，让指挥部人员准备茶叶，要好一点的。

当晚十点半，向省长汇报的会议刚结束，市长气也顾不着喘，立刻给关之强打了一个电话。市长说，邵省长定了，看高速公路，明天一早去。市长要关之强做好一切安排，加了一句话：“还真给你算准了。有些诸葛亮了嘛。”

“不是有那批示吗？”关之强说，“我听说他的记性特别好。”

关之强告诉市长，他在这边盯着，工地情况还行，但是也不是非常理想，怕到时候还有麻烦。市长说：“可不能再出问题。小心一点，邵省长你知道的。”

市长话里有话。关之强不急着问，他耐心等待。不一会儿有人报告了，是李健。关之强这才知道，原来是张涛在刚结束的汇报会上出了点丑。向邵省长汇报时，市长谈到了今年财政

收入情况，省长认为，本市财政收入增幅与 GDP 增幅比例有问题，他问哪位分管财政？张涛站起来自报家门，省长让他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张涛支支吾吾说了半天，该说到的一句都没说到。省长一摆手让他别再瞎扯：“你讲得吃力，我们听得比你还吃力，都免了吧。”

当时全市中层干部列席台下，张涛副市长挺没面子。

关之强颇觉同情，当然他也觉得张涛有些活该。该同志是个胖子，发福得太过分了一点，不容易让人感觉良好。张涛这个人对工作缺乏应有的研究，他管财政的要诀不是怎么理财，怎么开源节流，是怎么从上边搞到钱。他还真能搞到钱，因为他擅长拉关系，敢送会请，上头熟，有几个还特别铁。所谓“关心领导”就是张涛的一句名言，他总说我们应当关心群众，我们更应当关心领导，因为钱都在领导那里，在上边。这个人的观点当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是他总能从上边拿到项目拿到钱，所以，越发注意拉关系而不研究具体工作，一朝碰到邵坤这样的领导，他不出丑才怪。

关之强还是那种感觉：挺兴奋，有挑战感。以守株待兔自比，居然把邵省长视为野地里的兔子，关老八的兴奋相当恶劣。当然，他也有若干兴奋的资格，因为推断正确，如市长所言：“有点诸葛亮了嘛。”

事实上，关之强猜测邵省长此行调研将造访本市高速公路工地并非凭空想象，他有根据：两个月前，本省一家新闻单位在送交省领导的内参材料上披露了本市高速公路建设的一些情况，对工地沿线道路失修、交通混乱、影响高速公路工地机械和材料进出、造成施工进度缓慢的问题提出批评。记者们点到的确是实情，那段时间恰逢雨季，雨水集中，持续时间较长，相关施工通道让无尽的雨水浸泡得极其脆弱，大型施工车辆的高密度使用更让那些路破烂得不成样子。严格来说，那已经不是一段段道路，是一线线大小泥塘，工地施工机械进出和地方来往车流都大受影响，各方反应强烈。记者把这些情况捅出来后，邵省长有一段批示，言辞严厉，要求“认真查一下，看看是认识不足，还是工作不力”。批示一到，市里压力很大，因为说自己认识不足不行，工作不力更不行。事实上，高速公路施工通道失修问题很复杂，牵涉的因素很多，有地方市县的问题，也有施工单位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还牵涉到省里的重要部门。这里边有些话却是不好说的，只能由关之强忍痛吞咽，如生吞活蛆一般。

为了回答邵省长“认识不足，还是工作不力”之诘问，关之强在高速公路指挥部坐镇两个月，协调市县两级政府和交通、公路、财政、金融部门，用尽吃奶的气力，想方设法对通

道进行一次整修，缓解其恶劣程度。这时恰逢老天开恩，雨水渐息，工地施工进度开始上升，局面好转。关之强让指挥部整理一份情况汇报上送有关部门，抄送邵省长，报称本地各级政府及领导“高度重视，措施有力”，有关情况已经扭转。

关之强猜测，这位省长仍在关注本市高速公路施工，他估计省长希望能亲自了解一下情况，也用某种方式推进这项工作，这条路邵省长一直非常重视。

所以，关之强“走路”，他这一行径纯属“精心策划”性质。如果他不到工地来，待在市里恭候邵省长驾到，可能在汇报会上当场出丑，如张涛一般。因为所传省长记性特好，关之强在政府班子名列第八，以往无接触，邵省长对关老八不会有什么印象，但是他对那份内部通报及自己的批示肯定牢记于心，说不定他会在汇报会上再次追问，让分管副市长解释一下“认识不足”还是“工作不力”，或者真是“高度重视，措施有力”，也就是省长完全官僚主义批评错了？关之强拍拍屁股“走路”，邵省长就只好拿这样难以回答的尖锐问题“拷打”书记市长，人家毕竟是大领导，他再厉害也不会失去分寸。关之强还考虑一条：邵省长的记性可能并不像所传的那么优秀，他可能根本没把这条高速公路当作此行的主要目标。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唤起他的记忆：市长在汇报会上向邵省长说明，政